

## 日暮乡关是何处

□刘刚

日暮，那是一条迢迢还乡路，那么长，那么远，消失在天际边。

村里的北地、二级地头的大杨树，院子旁边的黑槐树，都在日暮下，挽着金黄的夕阳，慢慢地走进夜色中。

村中的一草一木，虽是记忆中的事了，然而，却融入了我浓厚的家乡情怀。著名散文名家茹志鹃曾尽抒她对故乡的情、茅盾也曾以景寓意抒发他对故乡的思念，老舍曾在《济南的春天》里，对济南的春天狠狠地抒情了一把。无独有偶，郁达夫曾在其早已凉意浓浓的北平，写下热情满满的《故都的秋》……

每每到这些名家的散文时，我都不由地想起我的故乡沛县，对啊，我被作者们的文章所感动，他们从一个小事情或一草一木开始，把家乡的形象、声、色、味描写得淋漓尽致，家乡是每个人最初的故土，是生命的原乡，已经融入每个游子的血液里。如果说，游子是风筝，乡愁就是牵住风筝的线索，让他始终挣脱不了故乡的牵绊。夕阳西下，站在小城的高楼上，远望北方，家乡的一草一木仿佛就在云际的另一端映入眼帘。日暮乡关是何处，是一片瓦砾，是一方土墙，是一声蝉鸣，是袅袅炊烟，还是在四季的轮回中。

家乡虽地处苏北平原，却也有着不一样的美。当袅袅炊烟升起，喃喃燕呢满庭院时，春天的绿色来临，大地开始苏醒，渐渐闻到了旷野泥土的芳香，春忙的旋律打破了乡村的宁静，乡亲们开始在春地里种上瓜果蔬菜，母亲这时候也开始忙了起来，带着我们去麦田里除草。春暖花开，燕麦、狗耳朵草、艾草等开始在麦田肆意生长，我拿上小锄头，拉着平板车，平板车旁边边上山，跟着母亲来到家后的北地。一个上午，就锄了满满一平板车杂草，山羊也吃得肚子滚圆，开心地咩咩叫着。村里升起一道道炊烟，母亲开始收工了，看着满车的青草和焕然一新的麦田地，心中多了不少喜悦。那个年代，帮着母亲干点农活，虽然辛苦，却能减少母亲的劳累，那种春日里干农活的场景，映着满山野的万紫千红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蝉鸣是家乡夏季的一道亮丽风景。晌午过后，蝉鸣声四起，热浪滚滚而来，闷热的空气像是狗皮膏药粘在身上，让人很不自在。这时候，会叫上三五小伙伴，来到村后的小河边，看到潺潺流水，那种热浪顿时消失了一半，大家扑通扑通跳进水里，一会儿捏着鼻子在水里深游，一会儿仰面浮在水面上，一会儿从河的北岸游到南岸，有的小伙伴抱个西瓜过来，在水中竞相争抢，最后吃了西瓜，皮还戴在头上，想方设法躲避这夏日的热浪。很快，听到母亲的喊叫声，我们就结伴而回了，回味着凉丝丝的河水，着实舒服很多。晚上，睡在凉席上，仰望苍穹，夏日的星空是最浪漫的，群星闪烁下，听外婆讲着岁月的故事……

金黄是家乡秋季一场不散的烟火。青纱帐渐渐褪去了绿色，玉米棒子裂开了口，沙河两岸的果园里苹果红彤彤的一片，梨子黄了肚皮，圆鼓鼓的柿子压弯了枝头，到处飘着果香味。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少年心，这时候三五伙伴，挖出几个红薯，掏个地锅子，生起柴火烤红薯，一阵火光后，红薯的香气开始在田野飘逸，狼吞虎咽之后，大家脸上都留下不少斑点的黑灰，童年的欢声笑语在金黄的田野上如蝴蝶一般飘飞。大家玩累了就躺下，枕在杨树墩上，远处的枫树已红遍山野，搜寻些红得发亮的枫叶回家夹在书中，做成书签，憧憬着少年的梦。

深冬一到，家乡就被寒风包围着，村庄恢复了往日的平淡和安静，白杨树耷拉着脑袋，干枯的芦苇在沙河两岸沙沙作响，河面已是厚厚的一层冰，田野上一片荒凉，大地进入了冬眠期。不远处的瓜苗抗冒着阵阵白烟，沙土地上一望无垠，只有地下的根在土地里潜滋暗长，有些许已经迫不及待地破土而出，那毛茸茸的小耳朵，仿佛在等待聆听春雷的声音，等待下一个春的来临，等待下一个秋的金黄。

莫问乡关是何处，异乡安置不了灵魂，从此有了归程，有了故乡，故乡的泥土扎满了我生命的根须，是乡关最后的归宿。



## 大麦粥

□徐锡林

与高中老同学在朋友圈聊起丹阳老家的大麦粥。

那时，过年后来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，正是还青黄的大麦救了无米下锅的穷人家，村民忙不迭摘下没成熟的青麦粒充饥。待大麦上了打谷场，进了家里囤着。想吃了就磨成粉，家家户户如此，只要有大麦，大家存储起来，备一年四季不时之需。作甚用？煮大麦粥呗。闲时吃稀一点，农忙吃稠一点，倘还不足以应付，就在大麦粥锅里加放几个大麦粉做的团子，要想口感好一点，讲究一点的也用红糖做馅子，我至今依然喜欢吃。想起这些，老家的日子简直就是一年到头在大麦里打滚！

离开小镇到县城读书，才知道原来城里人也爱吃大麦粥，只不过多放些大米，煮得黏稠多了。我在县中初中高中读了六年，那学生食堂早晚吃粥，有白米粥，或早或晚也常常端上桌边一大桶大麦粥。我看到省城再也没有尝过大麦粥的味。1992年回老家探亲，看望大哥大嫂，他们家一大早锅里煮了稠稠的大麦粥，揭开锅盖，冒着热气，黄澄澄的，香味扑鼻。跟往常不同的是粥里下了米粉团子，这也是我爱吃的。长兄如父长嫂如母，这时候我深深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和亲情。

那年春天，四哥猝然去世，我去宜兴奔丧，赶不上当天车，途经苏州在一个老乡家里过夜，这位懂我的好老乡袁大哥把大床让出来，还特地煮了一大锅稠稠的大麦粥，一碗粥吃进肚滑爽舒服，虽非大鱼大肉却胜似大鱼大肉，他乡遇老乡，使我悲哀的心境得到些许慰藉。这大麦粥竟具有不一样的减轻痛苦的功效，这似乎超出一般食物的精神治愈了。

有一年中秋，丹阳市政府给在外乡贤发了一封慰问信，大家非常感谢领导的挂念。我们自然一聊就聊到大麦粥。我说“家乡在我心中永远是最美的，真希望再来一碗大麦粥！”钱同学住江宁，当仁不让道：“到我家来，我煮大麦粥水平一流。我每周都会煮几次大麦粥当早餐。”严同学更慷慨说：“大麦粉我有！有机会给你一袋。”我立马回应：“哎呀，你俩有这大麦粥情结，佩服佩服！我当然不会辜负你们的美意。”

据说苏中地区的兴化也把大麦粥当主食，那可引为同调了。民以食为天，谷为民之魂。大麦粥一路吃来，其功能由果腹变为美味回忆，大麦粥啊，是乡愁，是亲情，也是同窗情，真正是情意满满又独特的家乡好味道哦。

## 寻暖记

□张金刚

土豆为主，豆腐、粉条、海带为辅，传统工艺腌制的腊肉是灵魂。切好，备好，按“易熟度”分先后，一股脑儿扔进锅里，咕嘟个把小时。待食材皆熟，滋味渗透调和至最佳，盛上一盘，就着吃碗米饭，吃个馒头，那叫一个过瘾。

再有时间、兴致的话，炖一锅萝卜羊肉，蒸一锅红枣黏糕，炸一盆荤素丸子，烙几张葱花油饼，腌一坛脆爽泡菜，榨一壶香浓豆浆……猫在厨房，变着花样儿扮靓冬季餐桌，饭菜热热的，家人暖暖的，活色生香、温馨诗意的寻常小日子，正当如此。

若有“无用”好友相邀，赴风雪“火锅宴”，那自是美到极致，暖到心底。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。”落地窗外雪花飞舞，小雅间内蒸汽氤氲。三五好友，兴头似翻滚的火锅般滚烫。筷起筷落，猪肉、羊肉、牛肉、驴肉，白菜、菠菜、油菜、茼蒿、鱼丸、豆腐、粉条、海带、水饺、面条、煎饼、馅饼，次第在清汤、菌汤、番茄汤里煎过，佐以麻酱、韭菜花、糖蒜、腐乳等小料，火热吞下群英荟萃的人间风味；杯起杯落，白酒、啤酒、红酒、茶水、白水，满载着快乐、悲凄、烦忧、愁苦、迷茫，细细品出至真至纯的人生百味。出得店来，哈口热气，裹紧衣服，重又轻松释然大步迈进风雪之中。

阳光大好的冬日，最宜出门做点“暖事”。喜欢静，就拣个向阳背风的墙根儿，在暖融融的阳光下，凑一局扑克或象棋，吵得面红耳赤也无妨，图个乐子嘛！或听听“墙根儿广播站”的高谈阔论、坊间琐事，感兴趣的，就插上几句；不感兴趣的，就关上耳朵。喜欢动，就随性“动起来”，寻找单属于冬天的一种“炙热”。徒步、爬山自不必说，也曾赶时髦奔赴雪场，体验过一把冰雪运动。虽望着身轻如燕、活力十足的青少年，发出“麻烦老矣”的自嘲，可战战兢兢地舒活舒活筋骨，“动”得浑身暖洋洋，还是蛮刺激、蛮舒爽的。



排云上 徐群摄

## 河流之上的烟火

□陈建明

每个人的血脉里都流淌着一条河流。

我生命中的那条河流，并不宽阔，也并不伟岸。

小溪得青山滋养，水清且浅，卵石与游鱼历历可数。两岸稻菽飘香。

炎夏夏日，一放学，我们便匆匆冲至河边，扑通扑通跳入河里，涂去一天的海热。彼时，夕阳洒落在波光粼粼的水面，捣衣的妇人在金柳下摇落一声声银铃般的笑。水草丰美，万物生长，仿佛要将这滚滚的人间攒成诗、攒成歌、攒成画。

阳光明媚的午后，孩子们光着脚丫，提着裤腿在河里逍遥，所到之处，吓跑了鱼，惊散了鸭，趁着大人们打个马兜眼，往溪流里一滚就地化成了一条泼刺刺的鱼。倘若静立于溪涧之下，还能听到大鱼在歌唱。

在一些有露的清晨，河面荡起了白雾。远山近水、田园村舍，都笼罩在如梦如幻的轻纱里。雾气缥缈，仿佛撩动轻纱，一叶轻舟就会分开白雾，满载着山间果实的芬芳与两岸稻菽的丰收，横江而来。

入夜，一切归于寂静，河流之上的村庄也沉睡于星星点点的萤火里。

别看河流温柔旖旎，偶尔也有任性发狂之时。它一改往日的温和、咆哮而来，裹挟着泥沙滚滚而下。它冲破山的阻碍，两岸的規制，狂奔数十里，肆无忌惮地吞没两岸的良田庄稼。洪水退却后，满目疮痍，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深思……

从涟水上游走出的我，心中始终澎湃

着一条河流。它流淌过我的童年与少年，一路陪伴我成长，激励着我求索。最终，是河流的呼唤，让我又一次回到了这里，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涟水河畔，日夜聆听它如歌的流水。

我亲身参与并见证了推进农村厕所改革、沿河两岸严禁养殖污染、严管工业污染、实施沿河风光带河堤工程治理等一项项河流生态保护措施的实施。保护青山碧水，守护母亲河，是故乡对游子的召唤，也是一个游子对故乡深情的守望。

往日那略带野性的河流，重又恢复了清明如玉。

一条河流的光影里，总是留下无数不朽的诗篇。河流自远方而来，穿城而过。水的灵性与多情，山的伟岸与无私，造就了小城的秀婉与宁静。城以水而名，因水而兴。

曾经，这里商贾云集，楼阁遍地，宛若一处繁华的“小南京”。很多年过去了，那河流之上的舟楫催发，流年里不曾远去的桨声灯影，还久徘徊在小镇人们永不褪色的繁华旧梦里。

小镇时光是慢的。青石老街铺面，家家门口摆满花花绿绿的百货南杂，往里一瞅，深邃幽远，一直通到时光深处。其实，屋后是一汪碧水，青石磊磊。河边捣衣的、洗菜的、洗马桶的，笑声、骂声，混杂在长长的吆喝里。小巷深处，古老的蓝溪桥横卧溪上。路面青石久远，显露出镜面般光滑的花纹来。凭栏倚立的石兽，蹲守人间已久，面目逐渐模糊。从桥头这

抬脚迈上石阶，迎面就触及对岸的烟火。桥上三五知己碰面了，未及寒暄，车子篮子担子，铜碗瓢盆便叮当作响作一团。凑热闹，还有那袅袅的烟波。

小城枕山环水，抗战时期，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一些躲避战乱而搬迁至此的高等学府。著名的国立师范学院便发轫于斯。时光久远，国师李园不复，但弦歌不绝，仿佛又让人回到了那舟楫相接、辐辏相继的繁华盛景。

从古老蓝溪桥漫步而行，秀美的沿河风光带延绵数十里。

溯游而上，墨溪河水波明澈，两岸白塔入云，青山倒影，风雨桥横贯如虹。夕阳西下，河上金光闪闪，映照三甲古村落，也映照广场上人们的笑脸。

沿河而下，则可直抵涟水河东岸。夹矗于湖光山色中的沿河风光带已成为美丽新城。人们傍河而居，晓看山色暮看云，尽情享受山水之城带来的安详与宁静。而在距离下游坝口不远处，一座座新的家园正拔地而起。

夜幕降临，涟水河畔人声鼎沸，成了灯的海洋、光的世界。开车慢行于河边，犹如走进了一幅秦淮河边的光影画卷。

小时候，我常常伫立于河边，遐想着小河流向何处。

一条河有一条河的走向，一条河有一条河的梦想，或奔腾入海，或润泽山川。从遥远的山间奔流至此的涟水河，携着人们诗意栖居与美好家园之梦，一路向前，奔腾不息。



## 极简生活带来的惬意

□杨龙美

生命的质感其实是来源于不断做减法的过程，这是风雨雨后的平常日月给我的启发。

前段时间，我一直活得从容、充实，且心态平和，哪怕在被失眠困扰，哪怕过敏体质在冷风的侵袭下，带来诸多病态反应，但我没有半点焦虑与抑郁的情绪。

学会和生活妥协，让正能量贯穿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应该才是养生的最佳方案，而极简的生活理念，则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得更加轻松、惬意。

极简，是对物质需求的简单化、便捷化。

我平生最贵的衣服，是几年前买的一套三件套，花了我五十多元。回来之后，我一直在后悔中，且这套秋衣，穿的频率并不高，因此性价比并不高，实在是大大的浪费。这以后，我的衣服大多是小几百的家常衣。我选那种样式简洁大方，衣料舒适好打理的买，且学会了去自媒体上寻找正规源头厂家的直销商品，价格合理，质量也有保证。

以前的我喜欢穿裙子，单旗袍裙就有近十件。一年四季，从夏天飘逸的长裙，到春秋厚实的丝绒裙，羊绒裙，配上或薄或带绒的长筒袜、连裤袜，再配上中跟皮鞋，似乎我的所有自信都来源于这从上到下一丝不苟的穿着打扮上了。

现在的我却觉得穿裙子太麻烦，太拘束。我爱上了穿休闲装。短款上衣，宽腿裤子，配上运动鞋或者近似的平底皮鞋，一年四季都可以这样穿，衣料从轻薄到厚实，这让我整个人显得轻松、随意、无拘无束，手脚因此完全放开，身心得以全然舒展，自由洒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饮食方面的极简是尽量不去下馆子，而是用心做好一日三餐，全心享受家常便饭带来的健康与口感的合适。

我喜欢清淡饮食，通常早晚饭吃得简单。早上粥、鸡蛋等，晚上喜欢凉拌蔬菜，比如大蒜、豌豆、生菜等，浇上生油、香油，大时时候连蒜末、姜末都懒得放。中午烧点适当的荤菜，比如搭配不同的蔬菜炒肉丝，或者红烧鲫鱼，青椒洋葱炒河虾，再外加一个汤菜。有时我也会用骨头或母鸡煲汤。煲一次汤能吃好几天，吃时也是配上合适的蔬菜，保证味道鲜美、营养均衡。我偶尔还会包饺子来招待三朋四友。我可以很自豪地说，我的厨艺还是不错的。老妈每次来我这里小住，都会由衷地夸赞我说：你做的菜就是好吃，你也会很安排自己的生活。我以后就跟你过，好不？我笑着答：当然可以啊。

物质上的需求简单不是终极目标，精神上的富足与愉悦才是生命质感的最好保证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越来越多地学会了宽容与妥协，凡事不再过多纠结，学会以平常心对待生活中的各种得失与不如意。看书、学古诗词、练朗诵、写作、运动、旅游、与三朋四友小聚，成了我现在在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。我似乎总在忙碌中，总觉得要做的事情很多，要学的东西也很多，而这样的忙碌与不断地学习，使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内心的充盈。

人生其实是一场修行，深深浅浅全在于你的心态。心态对了，心就宽了，人也就通达了，也就更能知道，什么才是个体生命该摄取的营养。

但愿，我们都能有苏轼的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洒脱与豁达。

## 阁楼

□石昊李

家住顶层，上有阁楼，阁楼是生命的王国，更是自然的王国。

阁楼向阳，母亲在这里侍弄花草，以补偿没有院子的遗憾。玫瑰娇羞地躲在室内阴处，只一小丛却是红得艳美。仙人球则大方地长在阳台，有雨时，盆内是一汪欲滴的青翠，无雨时，便是锋芒毕露的岛屿。一旁的仙人掌也不示弱，一片，两片，三五片，绿意蔓延到了花盆之外。

生命是顽强的，有时无需关注也能绽放精彩。阁楼外的扶手下面，不知何时钻出两颗纤细的竹，起先无人注意，一场小雨后便猛得蹿到一米多高，仿佛在比赛长高，又如与命运赛跑。又一场雨，伴着狂风，我在阁楼内望着它们，或摇曳，或摆动，或旋转，或猛然被变化莫测的风使勁一扭。雨点狂傲地打在竹叶上，溅起小小的水花，宛如米芾的劲笔在草书的弯处几滴墨水轻洒。雨过天晴，竹“任尔东西南北风”，依旧牢牢扎根在砖缝中，竹叶上还残存几粒雨珠，晶莹、圆润，仿佛映照出一片蓝天。

阁楼的扶手上，曾驻留过一只鸟，可能是喜鹊。它就这样静静伫立，目光有神，望着前方，周身黑羽夹着些许雪白，既显得精神，又透露着俊美。偶抖动一下翅膀，它仿佛感受着清风的气息与阳光的抚慰。它时而闭目养神，时而叽喳喳地轻叫几声。我在玻璃的门后静静地看着，与它度过这段静静的时光。忽然传来一声啼鸣，它飞走了，拍打着翅膀，留给我一个轻快的背影。

阁楼里有绿植，有风雨，有阳光，有生命的奇迹，有雨后天晴的欣喜，有自然的美好，而若心中充满着对自然的向往与对美好的追求，心中的阁楼便会为你而敞开，这是一个融合了世间静静的美好的阁楼。